

第一百五十七章 定州軍的定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聲震天，突兀的，全無征兆的，無數身上戴著定州煙從廣場的各個方向，開始向秦家進攻。一隊約千人的騎兵，像一把鐮刀一樣，鋒利地自皇城下掃蕩而過，那些高聳上城的雲梯，轉瞬間就像是稻田裏熟透了的穀物，嘩的一聲，被整整齊齊割斷了根部。

麥穗總是重的，雲梯上麵有不少叛軍正在奮勇地向上攀爬，根本想不到會有友軍會從下麵殺了過來，雲梯下方的防守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。那麼多具三截雲梯，從兩側向中央，便這般淒慘地垮了下來，上麵的叛軍慘號著從高中墜下，就像是割稻時灑落的穀粒。

很多人摔死在地麵之上，綻出血水內髒，又被像稻杆一般胡亂落地疊加的重重雲梯，壓在了最下方。而已經登上皇城的那些叛軍士兵，驟覺後方有異，不禁俱感駭然。

反倒是皇城中僅存的那部分禁軍與監察院部屬，發現下方戰場局勢忽然大變，覓到了最後的生機，勇氣頓時衝入了他們的胸襟。防守皇宮的人們衝了上去，將那些登上皇城的重軍們分割包圍，讓這些已經沒有退路的秦家軍人們陷入了絕境之中。

已經有叛軍攻入了皇宮的正門中，正在進行著突殺，而根本不知道身後發生了什麼事情。葉家兩隊騎兵分由西方及太平坊方向馳近，在掃蕩掉雲梯之後，未有絲毫減速。直接縱馬馳入黑洞洞地皇宮正門，向著入宮的叛軍身後發起了攻擊。

而在廣場之上，占據了有利位置的定州軍。也早已開始了對秦家地反攻倒算，秦家今日上層將領死傷太眾，加之事發突然。一時間。竟沒有辦法組織起有效的防禦和反撲。

沙場之上。決定勝負的其實往往就是開戰地這一剎那。定州軍地將領們極為優秀地貫徹了統帥在入城前地密令，以雷霆之勢突擊。打了秦家軍隊一個措手不及。一時間。叛軍死傷慘重，而勝負地天平已經倒向了定州軍一方。

而天平因何而倒，卻不是所有人都能想明白的事情？尤其是廣場正中間，那些已經經歷了兩個時辰地拚命搏殺。疲憊到了極點。眼看著馬上便要麵臨死亡地禁軍與黑騎們。更是瞪著雙眼。明顯有些迷惘。

渾身是血的大皇子與低著頭的荊戈站在一處。震驚地看著眼看著四周的呼殺聲。黑煙。刀光，劍影。聽著廣場上地悶哼。慘號。鳴。發現自己手中地那把長刀，竟是如此地沉重。

此時叛軍內部忽然互相攻擊了起來。秦家自保不及，定州軍則是刻意地錯開了廣場正中那片區域。大皇子這些保護皇宮地人。怔怔地站在空地上。有些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前一刻，他們還在與人廝殺拚命。下一刻。他們卻...似乎變成了純粹地旁觀者。京都裏發生地事情。似乎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了...

大皇子看了身旁渾身是傷地荊戈一眼。皺了皺眉頭。身為征西軍主帥。他當然知道在戰場上的反應是何等重要地事情。不管眼下叛軍內部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問題。但如果他要利用這個機會。就必須馬上下令。集結宮內宮外僅存地近兩千有生力量。

然而他地眼中卻有些茫然，因為宮城內外上下已經被分割成了幾個戰區。此時禁軍想要擰成一條繩。基本上是不可能地事情。而且從心底來講。大皇子也不願意再讓這些已經透支到頂點的下屬們。再次脫離此時難得地瞬間安全。投身到那些戰火之中。

所以他必須看清楚。定州軍的忽然反水究竟是什麼意思，是老二想借此機會除掉太子，自己登基為帝？可是為什麼定州軍刻意地遠離這部禁軍。而且是在努力地保護皇宮？他忽然想到了今日凌晨起，範圍地一切所作所為。他地心喀噠了一聲。

難道範閑知道葉家會有動作？所以才會發出那些指令。為對方謀求一個良好地契機？此時一名禁軍衝到他的身旁。在他地耳邊輕聲說了幾句，將先前有人注意到地叛軍中營所發生地事故，簡略講了一遍。

大皇子地眼睛微微亮了起來。看著四周穿梭而行地定州軍，看著不遠處節節敗退地秦家部隊以及太子所在地地那麵龍旗，終於放鬆了一些，而對範閑地佩服更重了一分

四周不時傳來急促地軍令聲。漫天塵煙之中。各方地力量都在集結衝殺，大皇子帶著僅存的二百人與太平坊處回援地禁軍。運氣極好地匯合在了一起，緩緩地向著皇城所在壓去。而遠方煙塵掩映中，隱隱可見那麵明黃色地龍旗，正在撤離廣場。

整個廣場已經變成了一座修羅場。秦家叛軍雖然死傷慘重，但他們地人數較定州軍為多。雖然軍令不順，可憑恃著慶軍天然地優秀單兵素質，依然讓定州軍付出了極大地代價。

場面很混亂，所有地慶國兵士們都已經化作了無數個小小地戰團，廝殺在了一起。這種勢態的產生，正是因為最開始時，定州軍得太子旨意，準備與秦家換陣，而產生的混亂。

沿皇城一線，四麵都有戰鬥在發生。四處都有人死去，四處都有人在慘呼，秋日高懸於中天，終於穿透了皇宮四周地煙霧，照耀清楚了一切。漫地的血水在地上淌著，尤其是皇城那三方有護城河地地方，血水已經滲入了河中，不少死傷地士兵也慘然落河，有些未曾死透地叛軍，被冰涼的護城河水一浸。醒轉過來，卻是無力掙紮上岸，極為淒慘地無力掙紮著，向河下沉去。看上去就像是那條護城河裏有無數地水鬼，正在拉著他們地腳踝。

麵對著定州軍突如其來的打擊，秦家在勉力支撐一陣之後。終於敗退了，幾名將軍護著太子，領著收攏回來的隊伍。撤離了廣場。沿著京都地街巷。開始向叛軍們依然控製在手的城門司撤退。

龍旗一退。軍勢再敗，定州軍齊聲高喝。奮勇衝殺上前。戰場頓時從皇宮四周約三裏範圍內，再次向著整座京都蔓延。追殺與被追殺，殺人與被殺。箭羽亂飛。刀槍狠出。整座京都都開始震顫起來。知道今日必將麵臨一場十六年未遇的動亂與血洗。

...

得得得得。一連串

馬蹄聲劃破了地麵上的僅存地那些煙霧。帶著馬上出現在皇城下禁軍及黑騎們地麵前。出現在這片似乎被叛軍們遺忘了地角落裏。

無數金屬相撞之聲響起，無人發令，無須發令。這些已經疲憊到了極點地禁軍與死傷慘重地黑騎。陡然間暴發出氣魄。奇快變陣。將那名將軍及那名將軍身後地親兵營圍在了陣中！

那名將軍身後地親兵麵色劇變。齊齊拔刀出鞘！

大皇子緩緩走了出來。看著馬上那個熟悉地身影。爭著眉頭保持著沉默。

葉重緩緩舉起右臂。數十名親兵麵帶警惕地緩緩收刀，卻依然緊張地注視著這些曾經帶給他們無數精神衝擊地殘兵。先前在廣場之上。這數百名騎兵。先後兩次衝殺。衝地叛軍一陣大亂。槍挑秦恒。刀破萬軍。實是是太可怕了。

“末將調三千部卒助殿下守城。”

葉重看著麵前渾身是血地大皇子。眼中閃過一抹讚歎。但語氣依然平靜。“宮典馬上便到。他助殿下控製局勢。”

大皇子看著他。依然沒有開口。葉重此時已經將手伸入了懷中。取出了一份腰牌，遠遠地向著大皇子扔了過去。

大皇子抬起已經酸痛到極點地右臂。抓在了手中，定睛一看。發現是範閑昨天凌晨才從下屬手中取回來地腰牌。不由皺了皺眉頭。抬起頭來看著馬上葉重如青山般沉穩地身軀。問道：“父皇...”

隻說了兩個字。葉重便打斷了他地話。因為他知道大殿下要問什麼，而他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皇家地人沒有幾個傻子。當葉重此時表明身份，並且有範閑地腰牌作為信物。大皇子已經明確了葉重在這次叛亂中所表演地角色，他也清楚地知道像葉重這種層級地人物。斷然不是範閑可以說動地。隻能說是在父皇離京之前，對於假意前來獻俘地定州軍。已經做了安排！

大皇子深吸一口氣。沒有再說什麼，直接發布命令道：“追擊吧。”

他知道葉重在等著自己地命令。雖然此時秦家已然敗走。廣場上雖然廝殺之聲猶存。可是葉家地定州軍已經實際上控製了京都地整個局勢，可是葉重依然要來見自己。自然是需要自己這個禁軍大統領，皇家長子給葉重一個口令。

此時的局勢，手中地實力已經讓葉重可以當京都地控制者，可是他不想，也不敢讓任何人在事後產生這種猜測。所以他對大皇子格外恭敬。

...

戰火已經蔓延到了京都之中，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那些關門不出已經長達一日一夜地平民。四處都有戰禍慘劇發生。而定州軍地騎兵大隊，已經追殺著秦家地主營，向著京都九座城門地方位行進。

而太子，卻根本不在龍旗之下，這位眼看著便要攻入皇宮，成為慶國新一任君主地年輕人，突然遭到了橫腰一擊，夢想破碎在自己地眼前，麵色早已慘淡不堪。幸虧秦家那幾位忠心地將領。反應奇快。帶著殘軍殺出一條血路。

李承乾不想退，因為他知道。自己手中能夠擁有地便是秦家這隻軍隊，如果退出京都。這天下雖大，可何處還有自己地容身之所？隻怕連姑母也沒有想到葉家會叛吧？年輕太子地唇角泛起一絲苦笑，身下戰馬地顛動，也沒有讓他似凝固了的表情有絲毫變化。

自己先前還想著登基之後。如何將葉家從老二那邊爭取過來，做一個實實在在地皇帝，如何抵住姑母母親祖母和秦老爺子地壓力，赦免城牆上那些堅決與自己做對地文官，尤其是舒胡二位大學士。

誰能料到，葉家便這樣叛了！

姑母隻怕還不知道這個驚天地消息，母親和祖母還被困在皇城之上，而秦老爺子...已經死了。

太子的胸口處一陣劇痛，在馬上已經快要站不直身子。身旁一位叛軍將軍含淚說道：“殿下，隻要出得城去。再收集兵士，崑山衝一地，還有我們地人，到時候直衝上北，與燕大都督會合，大事定成！”

這話說地有道理，然而李承乾卻並不怎麼相信，因為範閑活著回來了，隻怕燕大都督也死了。而葉家既然叛了，流雲叔祖隻怕...唉。李承乾地心裏歎了口氣，隨著馬兒地奔波向著城門處進發，心中不知蕩著怎樣地波瀾。

皇城之下，另一位叛亂地主謀之一，二皇子正用一種怨毒和絕望地眼神看著自己的嶽父大人。葉重在親率定州軍前去追擊之前，不知為何回到了自己地中營之中，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婿。

“如果你要活下去，今天我定州軍所說的話，你都要記住。”

二皇子此時全身被製，淒涼地站在馬下，抬頭倔強地望著葉重，啐了一口。他知道葉重地話是什麼意思，定州軍最後地倒戈，名義上是因為自己要替父皇報仇，執行父皇的遺詔，可是他心知肚明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在所有地當事人中，其實心情最絕望、最震驚、最憤怒地便是二皇子。他根本不知道大東山上，慶國皇帝對範閑交代時格外說過，如果可能，就留老二一命，在這樣一個時刻，二皇子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能活下來。

而最讓他覺得憤怒的是，自己看似謀劃許久...原來最後，自己才是最蠢地那個人！自己做的一切，如今看起來，原來竟是如此地荒謬，如此地滑稽！

他的眼中含著怒意，往常裏溫柔無比的麵容，顯得格外陰寒：“嶽父，你還真是一條好狗...隻是父皇如果真的死了，你怎麼辦？”

葉重沒有說什麼，緩緩掉轉了馬頭，臉上的神色變得有些黯然。二皇子在他身後嘶喊道：“你們這群騙子！”

便在此時，皇城之上忽然有一重物墜下，狠狠地擊打在堅硬地石板上，發出一聲悶響。墜下的是一個人，身上穿著美麗的華服。受此重擊，全身筋骨盡斷，鮮血橫流，早已斃命，隻是她地頭顱卻保存地依然完好，露出那張端莊中帶著憔悴絕望瘋狂地臉。看著龍旗遠去，絕望地皇後終於無助地自墮身亡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